

冈察洛夫选集

悬崖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冈察洛夫选集

悬崖

翁文达译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ОБРЫВ

本书根据 И. А. Гончар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Москва 版译出

冈察洛夫选集

悬 崖

下

翁 文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96,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9,200 册

书号: 10188·386 定价: (六)1.80 元

第 三 部

赖斯基认为自己不是最新派的人物，就是说，不是年轻人，但也压根儿不是落伍者。他公开声明他相信进步，甚至嫌进步的步子太慢，“象乌龟爬”似的。由于刚出现的 quasi^① 新思想的曙光，好歹总算是出色的或机智的假设，如饥似渴的青年们对此趋之若鹜。而赖斯基本人却并不急于把十年间刚出现的任何东西统统往自己脑子里塞，而轻率地抛弃历史遗留下来的、依靠科学所获得的东西，进而抛弃自己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信仰、经验和观察得来的结论。

他借口自己的年纪已经不轻，说他已经到了谨慎和观望的时候；对他的想象没有吸引力的地方，他耐心地慢悠悠走着瞧。

他关心一般的进程，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胜利，可是他要等待结果，不迈 pas de géants^②，不急于向新的信仰顶礼膜拜。新的信仰提供形形色色的抽象议论和往往是难以实行的试验。

他欢迎艺术中的大胆步骤，鼓掌欢迎改变生活而不破坏生活的新启示和新发现，庆祝生活的新规则自然而然地、不是勉强地产生，就象庆祝春天挟带一片新绿翩然而至；他不用无济于事的憎恨去为过时的制度和失效的基本原则送行，相信这些制度和原则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春天的新绿”有着无可争辩的继往

开来的联系，无论春天绿得怎样鲜亮。

为此，他善意地、宽厚地与祖母作着斗争，在热烈的争论中，他一面往顽固的老年人营垒，往一意孤行的专制主义，残酷剥削者的贪婪大扔其炸弹，一面在人群中寻找人物，信奉人道主义，鼓吹人道主义。在与祖母作斗争的同时，他也看到，在运用得烂熟的老规矩底下蕴藏着健全的思想与生活的智慧，存在着新生活无疑会据为已有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种子，只不过被老年的丑陋形体和赘瘤压住了。

他发现薇拉思想大胆，精神解放，渴望新事物，这使他始而愕然，继而被两种美的力量，她的外表美和内心美的两股力量弄得晕晕眩眩，最后，在她矢口否认她有“智慧”之后，他不免有些骇然了。

“我不是个有智慧的姑娘！”她说，颤抖了一下。

“是个古怪的姑娘，”他这样断定，思考起来。

对了，这不是象玛芬卡那样心地单纯的孩子，也不是“小姐”。很久以来，思想气质、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和女孩子出嫁前的全部教养就体现为这种模式。她处在这种陈旧的、矫揉造作的模式里感到拘束，局促。

她感觉到这种模式中的程式化的虚伪，她避虚伪而就真实。他在娜塔莎与别洛伏陀娃身上寻求而不得的东西，她的身上却有：精神，出类拔萃的禀赋，独特的才智，性格——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妇女理应由这些力量所构成，给自己和无数其他人的生活指出方向，命运驱使她到哪里，她就以自己的光辉照耀那

① 拉丁语：虚假的，伪的。

② 法语：巨大的步子。

里的人，给他们带去温暖。

目前她还幼稚，然而具有泰坦神般的力量，只不过这股力量应当正确地发展，合理地使用。

他很希望能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帮助她找到她所寻求的东西，在这样肥沃丰饶的土地上撒下他的知识、经验和观察结果的种子：这不是幻影，这又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丰功伟绩，一种天职，尽天职是我们大家的使命，不这样，任何进步都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他遇到一些什么主要障碍呢？其一，是她避开他，躲起来，以自己的权利为遁词，躲在闺房里，而……不愿意见他。同时，她对自己的环境又不满，拚命想要冲出去，因为她迫切需要另一种空气，另一种养料，另外一些人。谁给她新的养料、新的空气呢？她需要的人又在哪里呢？

以亲戚关系而论，他跟她要算是比较亲近的了：无论从机缘凑巧来说，还是根据资格来说，只有他一个人可能而且应当成为她的这种权威人士。祖母的信上也写过，请他来担当这个角色。

薇拉很聪明；但是他比她经验丰富，而且懂得生活。他可以使她避免犯愚蠢的错误，教她辨别真和伪，他将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进行工作；给渴望自由的心灵提供养料，那就是真的思想，善的思想，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唤起她向往光明的内心之美！他会预测她的命运，推测她的人生的一课，而且……而且……他一起去完成人生的一课才好呐。

他想要的就是“一起”！因为他有这种愿望，他既不能敷衍塞责，又不能毫无私心杂念地去行动；这便是第二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是最大的障碍，尽管还隐隐约约，还是一种臆测，但已经露出蛛丝马迹，那就是——暂时还只是一种怀

疑——有人抢在他的前头去了，她委托那个人去预测自己的命运，同她“一起”完成人生的一课。

“这样最糟糕，真讨厌！”他说，并且打定主意，他应该不等第三个障碍的怀疑有了水落石出，“第三者”的猜测得到证实，就头也不回的离去，他不应当死乞白赖地去向她强求友谊。

那个什么维肯季耶夫自己去受骗上当还情有可原；他可是个饱经世故的人，竟不知道一切爱情的幻想，眼泪，缠绵悱恻的柔情，都不过是一丛花，花丛底下躲着仙女和萨蹄尔^①？……

假如仙女和萨蹄尔没有变为人，也就是没有变成丈夫和妻子，或者结为终身伴侣，那后果是尽人皆知的，一切会丝毫不留痕迹地消失。

“我的仙女不想挑选我做萨蹄尔，”他叹息着得出结论，“因此，变形成为夫妻的希望是没有的，白头偕老，同享幸福的希望也是没有的了！我要抵制她的美貌：对我来说，她反正什么也不是……”

早晨，他总是觉得自己精神饱满，比较有勇气去对付种种斗争；早晨带来力量，带来一连串的希望，一整天的打算和主意；人在早上总是比较顽强地全力以赴地去劳动，比较有勇气去承受生活的重担。

赖斯基不再惦记着薇拉，从早晨起，一闪而过的想法，清晨的凉爽，家人的见面，陌生人，田野，报纸，新书或者他自己在酝酿的长篇小说中的章节，四面八方来诱惑他。只是到了晚上，白天所经历的一切才开始扭成一个结子，在有的人身上是自觉地，在有的人身上又是下意识地，得出“当日要闻”式的结论。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有尾和角，山羊腿，性好欢娱，耽于淫欲。

这时候赖斯基也检查自己，日间所积累的思想，愿望，感觉，会面和人物，有哪些消失了。一检查，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消失了，——他脑子里只留下个薇拉。他烦恼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睡去时想着她，醒来时又想着她。

“需要活动活动，”他打定主意。于是，由于没有“事情”可干，他便忙着去捕捉“幻影”：他和祖母一起乘车去看收割干草，割燕麦，在田野上漫步，和玛芬卡一起去村里访问，调查农民的穷困；作为消遣，他又到伏尔加河对岸去，到科尔青诺村去看维肯季耶夫的母亲，和马克一起钓鱼，两人又骂了一通，互相感到厌恶；他又去打猎——果真觉得愉快多了。

“这就好了：自己身上再下点功夫，我向薇拉许下的诺言就做到了，”他心里寻思，有三天不跟薇拉见面。

薇拉的咖啡是人家替她送到房间里去的；他常常不在家里吃饭，一切都巧得不能再巧了。

他甚至在镇上某个地方发现一个俊俏的女子。有一回路过，他向她鞠了一躬，她居然嫣然一笑，躲进屋里去了。他打听到，她是一个管理员的女儿，他没有摸清那是什么管理员，因为我们这里的管理员多如牛毛。

他只发现这位管理员是不管自己的女儿的，因为他后来看到这个小妞儿也向其他的过路人微笑。

他向她送了个飞吻，得到的回答是娇媚的一鞠躬。他已经几次三番骑马驰到她的窗下，和她搭讪，对她说，她长得真漂亮，他爱她，爱极了。

“您在撒——谎！”她拉长了声调说，“我会相信您吗？男人都是下流胚！”

“都是的吗？”

“大家都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到我这里来的可多了！我了解他们！别来花言巧语！滚吧！”

这种尝试中得来的市侩式的“智慧”，很久都使他喜滋滋的。

应当实事求是的说，他是尽一切力量在克制自己，并且已经取得成功，只是没有问一问自己，这股狂热的劲头底下隐藏着什么：是真心诚意想让薇拉安静，自己离开这里呢，还是要讨她的欢心，作出“牺牲”，做个“豁达大度的人”，为此他答应祖母，跟她一起去拜客，星期天，城里的客人要来参加“命名日宴会”，他也同意出来见见客。

二

星期天，他在达吉雅娜·玛尔科芙娜的大客厅里遇到许多人。客厅里一切都闪耀着光彩。深红色花缎家具上的罩布已经揭去；家族画像上的眼睛，雅科夫用湿抹布揩过，因此他们的目光显得比平时锐利。地板打过蜡。

雅科夫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一条白领结；叶高尔卡、彼得鲁什加和最近刚从村里找来当仆人，连站还没有个站相的斯切潘，都穿起仆人的旧号衣，个个都不合身，一股储藏室里的霉味儿。中午时，大厅里和客厅里弥漫着抽烟抽得咝咝响的烟雾和不知什么调味汁的甜津津的味儿。

别列日科娃本人穿了一件绸衣服，后脑上戴一顶软帽，肩上围了一条披巾，坐在长沙发上。客人们依次坐在安乐椅上，半圆形地围在她身边。

坐首席的是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窦其科夫，身穿燕尾服，

佩星形勋章，一位爱摆架子的老头子，两条眉毛浓得长在一起，大脸盘胖得不成个样子，下巴深深地埋到领结里去了，言谈之中带着居高临下的关怀神气，一举一动充满了威严感。

接着是永远谦恭温雅的季特·尼科内奇，他也穿着燕尾服，目光里流露着对祖母的热烈崇拜，对所有的人都笑容可掬；神甫穿了一件绸的法衣，腰间系着一根宽阔的绣花腰带；司里的文官们；卫戍军的上校，又矮又胖，脸上血色过旺，眼睛充血，因而人家看到他都不禁要想：“这个人多可怕！”两三位城里来的小姐；几个年轻的官员聚集在角落里嘁嘁喳喳低声交谈；还有几个少女，尚未成年，是玛芬卡的朋友，怯生生地望着人，互相紧紧握着因为胆怯而直冒汗的通红的手，还一直红着脸。

末了是县城近郊的一个地主，带着三个儿子，——都是半大小子，——进城来拜客。这三个宝贝儿子是父亲的骄傲和福气，他们的外貌叫人想起大种狗的不满周岁的狗崽子，头和脚已经长大，身体还没有长大，耳朵搭在前额上晃荡，小尾巴还短短的拖不到地上。他们到处无目的地乱跑，自己也不知道把长得和身体不相称的、难看的手脚往哪儿放才好；他们分不清自己人还是外人，朝着他们的亲爹吠叫，不管是扔掉的擦子，还是亲兄弟的耳朵，只要落到他们嘴里，他们都要咬一咬。

父亲把这些十四岁的娃子引见给全体来宾，又逐一介绍给每位客人，对着这些未来的希望，心里美滋滋的，仔仔细细的讲起他们的出生和教育的详细情况，他们在机智乃至恶作剧方面的才能，还请客人考考他们，跟他们讲讲话。

作为未成年的小客人，他们被安置在僻静的角落里，他们露出一副少年人的蠢相，嘴巴半开半闭的望着大家，活象黄嘴的小乌鸦，蹲在窝里不断地张开嘴巴，等待老鸦来喂食。

他们的脚伸到椅子底下去吧，地方不够，伸直吧，一直可以伸到房间中央，交叉在一起，又妨碍走路。父亲叮嘱过他们要谦恭有礼，说话要轻言细语，可是十四岁的雏鸟胸膛里发出来的，不是悄声细语，却是雷鸣般的男低音；父亲嘱咐他们坐时要规矩矩矩，双手放在肚皮上，可是他们的“手臂梗子”还很细瘦，那拳头却已经长得挺大，而且棱棱角角的。

这些可怜见的半大小子，不知道往哪儿躲，往哪儿挤才好，红着脸，呼哧呼哧地喘气，尽出汗；达吉雅娜·玛尔科芙娜部分是出于怜悯，部分是因为他们待在屋里，她嫌挤，嫌气闷，而且觉得还“有一股子鲟鱼气味”，她悄悄地对玛芬卡这样说，便让他们到花园里去玩，在那里等人家叫他们吃饭。到了花园里，他们感到自由了，便开始奔跑，蹦跳，——但见树枝儿东飞西舞。

赖斯基最后一个走进客厅，这时大家已吃过馅儿饼，开始喝什么肉汁了。他觉得自己的心情，正好比一个外地来的演员，初次在省城的戏院登台，面对着的是沸沸扬扬、飞长流短的议论。他一出场，大家突然都静下来，停止咀嚼，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是我的侄孙，我的侄女、已经故世的索涅琪卡的儿子！”达吉雅娜·玛尔科芙娜介绍说，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什么人。

有人欠了欠身子，向他致意；尼尔·安德烈耶维奇以爱惜晚辈的神气望着他，等待他走上前去；小姐们装腔作势，开始哆嗦，悄悄照一照小镜子。

年轻的小官儿们在屋角落里站着用早餐，盘子端在手里，脚不停地倒换着；少女们的脸通红通红，互相紧紧的挽着手，似乎大难临头；十四岁的小鸟儿们，本来老老实实的在那里等待喂食的，突然之间把他们那长得老长的腿伸直，从墙边一直伸到窗

下，又哗的一声飞快地缩回去，手里的便帽却又掉在地上了。

赖斯基对着大家略略鞠了一躬，就直接在长沙发上祖母的身边坐下。大家起了一阵骚动。

“嘿，扑咚一下就坐下去了，好神气！”一位年轻官员对另一位说，“大人阁下正看着他哪……”

“这位是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祖母说，“他早就想见见你……他……”她又悄悄叮嘱赖斯基：“千万不要忘记叫他大人……”

“这位太太，牙齿这么漂亮，胸脯这么丰满，她是谁呀？”赖斯基轻轻地问祖母。

“真不害臊，真不害臊，鲍里斯·巴甫洛维奇：我替你脸红！”她低声说。“尼尔·安德烈耶维奇，”她说，“鲍里斯一直想来拜望您……”

赖斯基张开嘴巴，刚要申辩，达吉雅娜·玛尔科芙娜踩了一下他的脚。

“怎么不肯赏光来舍下看看老年人呀，我是喜欢好人的！”尼尔·安德烈耶维奇和颜悦色地说。“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很乏味，时下的年轻人不喜欢老头子，是不是？您也是时下的新派人？请老实说吧。”

“我不把人分为新派人和老派人，”赖斯基说，一边动手吃馅儿饼。

“你等会儿再吃，先跟他讲话，”祖母低声嘱咐他，“别忙着吃东西！”

“我边吃边谈嘛！”赖斯基大声回答。祖母被他弄得很窘，忿忿地扭过身去。

“让他吃，老婶子，”尼尔·安德烈耶维奇说，“您请，年轻人！”

那么您是怎么看人的呢，老弟？”他对赖斯基说，“讨教讨教！”

“我是根据他们给我的印象来看的，我采用这个办法！”

“可嘉可嘉！我喜欢听老实话！唔，举个例子来说，您是怎么看我的呢？”

“我怕您。”

尼尔·安德烈伊奇满意地笑了。

“怕什么呢？您说说！我允许您坦率的讲！”他说。

“怕什么？您看见……”

“叫他‘大人’，”祖母提醒他；可是赖斯基不听。

“据说您对什么人都要训斥：一个人没去做弥撒，您就刮他的胡子，奶奶常说……”

可是达吉雅娜·玛尔科芙娜一点也想不起来。她突然觉得燥热，摘去软帽，放在身边。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鲍里斯·巴甫洛维奇，牵到我头上！……”她不让他说下去。

“让他说，让他说，老婶子！感谢上帝，你们说到我：我喜欢人家实事求是的议论我！”尼尔·安德烈伊奇插进来说。

可是祖母已经感到很不自在：她后悔不该请客。

“一点不错，我训过人，你记得吗？”他对聚集在门口的小官员们说。

“是，大人！”一个官员灵巧地应答，脚朝前伸，手放到背后去，“训过我一回……”

“为了什么事情？”

“我穿衣服花哨……”

“是啊，星期天，做完弥撒来看望我：这我表示感谢，甚至感激！可是不穿燕尾服，却出格地穿了一种常礼服……”

“是不是跟我身上穿的一个样子？”赖斯基问。

“不错，几乎一样：格子裤子，条子的背心——十足的小丑！”

“我训过你吗？”他又问另外一个人。

“我有过错，大人，”那人谦恭地低下头，用手轻轻地抚摸着。

“为了什么事情？”

“当时是为了我爹……”

“是呀，你居然骂父亲：老人有缺点——爱喝几盅。你劝劝他就行了嘛，他是你父亲嘛！你把他的钱都拿走！所以我就训你了。怎么样，你问问他们：他们还感激我呐！”

小官员们听到这一番赞扬，乐得两只脚直倒换，舌头连连舔嘴唇。

“我问你们：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你听听：‘东西老了总是不好的，人老了就糊涂了，该打发他们回去喽！’” 塞其科夫继续往下说，“若是听其自然的话，他们会……他们会把我们统统活埋掉，由他们自己来坐我们的位子；这就是发展的趋势！法语中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他问一位太太。

“Ote-toi de là pour que je m’y mette^①……”她说。

“嗯，对啦，他们就是想这么干，这些穿短衣服的聪明人！这种衣服，法语中叫什么，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他又转过脸去问那位太太，顺便打量着赖斯基的女式短上衣一般的衣服。

“我不知道！”她故作谦虚。

“哎，你知道的，太太！”尼尔·安德烈伊奇老奸巨猾，伸出手指头吓唬她说，“只是当着大家的面你不好意思说。我赞扬你的

① 法语：滚开，让我来占你的位子。

谦逊!”

“请看：我在年轻人身上只看到这种眼快手快的灵巧，”他转过来对着赖斯基继续说下去，“说是‘我自己头脑灵活，人家我不想去过问，’——所以我要训人，要训人，您可别见怪啊！”

“新玩意儿都没有好处，”那个地主说，“哪怕是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造反也罢^①。怎么引起的？全是那些新的规矩呗！”

“您这样认为吗？”赖斯基问。

“是啊，我是这样认为；想听听您的高见……”地主说着，坐得向赖斯基靠近一些，“我们一辈子待在乡下，孤陋寡闻，所以很想听听读书人的高见……”

赖斯基带着讽刺的意味微微躬了躬身子。

“要不就是看看报纸，譬如，昨天我看到瑞典国王访问克立斯坦尼亚^②，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您想知道？”

“国王访问克立斯坦尼亚，倘若没有特殊原因，为什么要报道？”

“那里有没有发生大火灾？报道过没有？”赖斯基问。

地主伊凡·彼得罗维奇眼睛瞪得老大。

“没有，火灾没有报道过，只是说‘陛下出席民众大会’。”

季特·尼科内奇和司里的文官交换了一下眼色，冷笑一声。然后他们默不作声。

“我还有件事情想请教，”那客人又开口道，“如今是拿破

① 指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革命和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波兰革命运动。——原注

② 奥斯陆的旧称。

仑^①在法国登位……”

“怎么样?”

“他是靠武力登位的……”

“怎么靠武力;人家选他的……”

“这算什么选举!据说派士兵强迫,贿买……得了吧,这算什么选举,可笑之极!”

“如果有几分依靠武力,你又拿他怎么样?”赖斯基好奇地问,对这位乡下政治家产生了兴趣。

“大家怎么受得了呢,怎么没有拿起武器去反对他?”

“试试看吧!”尼尔·安德烈伊奇打断他的话,“喂,怎么个反对法?”

“集中各国的军队,开过去,象打已经去世的波拿巴那样……当时有神圣同盟^②……”

“您最好是提出个政治运动计划,”赖斯基说,“也许会被采纳……”

“我哪里行呀!”客人谦虚地表示反对,“我只是出于好奇,随便扯扯……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求教……”他对着赖斯基继续说。

“为什么问我?”

“您是京城里的人,住在消息的发源地,所谓……不象我们,乡下人……我想问问,现在土耳其人自古以来迫害基督教徒,割女人的那个……烧呀……”

“喂,注意,伊凡·彼得罗维奇,你讲什么……娜斯塔西雅·彼得罗芙娜已经脸红了……”尼尔·安德烈伊奇插嘴说。

① 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

② 指一八一五年缔结的欧洲各国的反动同盟,目的在于镇压欧洲解放运动。